



尋夢 紅葉

陸昭叢

海峽文艺出版社

夢紅葉

陆昭环 著

(闽)新登字 05 号

寻梦·红叶

陆昭环

*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

(福州得贵巷 59 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

福建沙县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22.375 印张 2 插页 730 千字

1996 年 6 月第 1 版

199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2000

ISBN 7-80534-951-7

I·846 定价 20.80 元

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

前 言

这或许是第一部中国作家本人经营出版的私人日记。我曾为此不安，因为它真实记录日常生活琐事，毫无顾忌地暴露了自己的隐私，尽管那已是十年前的旧事了。

本书第五册《未名》《劳马》，纪实了本人四十五岁后创作的成熟期，在中国作家群中，自立自重，不亢不卑，坚守自己心灵的阵地；也纪实了九十年代的心境和际遇，布袋之重，难于归依，名利之累，遂成劳马。然而，期望进取的事业心，仍不减于当年。

我希望为同代人找回旧梦，也希望当代青年人能从父辈身心的历程上得到启发，希望大家回首往昔，更珍惜现在开放改革之契机，建设一个真正富强的祖国。

人生苦短，世事缤纷，当我回首往事，有那么一座自己一砖一瓦构成的个人博物馆，较自己血肉之躯存之长久，也就不枉此生了。成功或失败的记录，均可欣然回首而无憾。人生最可纪念的，我以为无过于用日记给时间和空间里瞬间即逝的我定格。我来之不易，定格弥足珍贵。

我唯一可以自诩的是私人日记的真实。这次整理版行，严格遵照“只删不添”的原则。删节的大都是个别的他人隐私。我忠实地将自己成熟期的日记奉献给读者，知我罪我，听之任之。

《寻梦·红叶》第五册版行，得到海峡文艺出版社社长林正让、《海峡》文学杂志执行主编陈金水的大力支持；得到惠泉啤酒集团公司董事长程汉川、泉州市建委主任张千秋、南安金鹿集团公司董事长张华安的大力支持；得到企业家康天赐、郭祖兴、洪友声、洪祖良、吴水木、李爱民的大力支持；得到我的朋友骆胜利、刘家璧、林剑仆、陈伯群、姚天助以及李西珍的大力支持，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陆昭环

一九九六年六月

7075,

刘再思来电,说《双雄会》好,表示支持,因在赶着写著作按捺,不能面谈,表示歉意。按锡琦的意見,可以去家里找他。我不同意。人民文学处,华君武处,中国妇女处,北京文学处,我都不想去。我这个人心里浮处,仍十分孤独。晚上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郑玲玲来谈,谈得很完合。她请我为儿童厂写车子,请我再留十天,参加厂里一个创作会议。我可算可谓归心如箭,但表示一定写个儿童电影车子。目前厂里车子奇缺,也是冷门(热门)。看电视里的《良家妇女》,有些失望。

七月十日。无脚报),写三则“短文”心记之,放在小袋里。我在这方面很有才情。访锡琦,明日才有消息。从电视外无电视《双雄会》,杨克厚的妻子正是剧中的“小老婆”,这位美人是杨妻走后嫁给他的,他们仍在蜜月之中。

七月十一日。上午文学部郑玲玲同和锡琦带个西瓜来谈。这是临别行宗。提些建设性意见极有道理。我表示改定再走。谈话结束后,加晚工作,苦干五个小时,修



一九九二年



一月一日

字后。晨阿答来，中午晓娃夫婦来。往春明家看视娘太叔母，大波子已进青康期，说明说，娘太叔母一死四五十之，他想拉利利世。大波子已认识我，故也有此惶惶然地同之握手。晓娃一家则进土吃月喜，送几色饼信成祝景。头微昏。午饭后折定《盗判》，共六卷一石二十六万字。昨晚至今已抄完最后的劳伦斯片断，到此为止。晚上微雨。道路泥泞，到奎星处看一回电视即归。十二时又醒，听得进土村闹房而青年人归来，又放鞭炮又吵闹异常。乡村太实(实)。

一月二日

上午去看视母舅墓，墓坡上长了地麻估了实果老翁打了回，经过几场雨仍无流失。偶然至墓前寻得那四串锁匙，一半已生了锈，真不知当时是怎

目 录

未 名 卷

- 3 看山集
完成了《双镯》一万五千字,能写好同性恋心理,可望有突破。
- 32 脱壳日记
张千秋坚持不放,要我服从组织需要,创作可以提供更多方便。
- 65 未名日记
“双四”之年,更遑不求进展;《双镯》之后,定需再飞跃一步。
- 94 未名续记
在前门遛达,看天安门广场上的风筝,这里的气氛非常轻松。
- 137 建业日记
阳光和煦,坐在石墙上,看妻女、师傅和小工劳作,十分满足。
- 146 虎尾日记
要离开政治家远点,文学才有自由。此语当写入叩门系列小说。
- 163 兔年日记
我非屈原,在众人皆醉的今日无法独醒,偶尔也大吃其酒糟来。
- 179 惠安女日记
官场的人以为拍电影会影响惠安女声誉,而我将继续我的呼吁。
- 225 云游日记
机底下的白云呈银白色,阳光灿烂。而白云底下却是阴雨天。
- 239 创作日记
略一统计,五个月每月平均写了六万多,可发表的达五万七千字。
- 292 五喜日记
年来有这些成就,亦耗费我很多心血,似乎真觉得老之将至矣。

劳 马 卷

345 钁下集

深夜猛醒,我仍在旧传统中不能自拔,那怕一点点也起脱不了。

393 相逢集

明日我将继续自己的苏州之行,但武夷此夜,给我难忘的思忆。

415 劳马日记

储备多时,在中英街给珍买了一条金项链,金色样式都较好。

457 劳马续记

成金哥一代不易,我这一代也不易,书此以祭表哥,不亦悲乎?

490 西南日记

西南的厚重和贫穷给我很深印象,这两个词相连又使我倍觉悲凉。

509 造屋日记

这是最后一次,全屋装修并配套设施,大概要两个半月才能完成。

536 失恃日记

妈毕生为子孙,在新屋落成孙女将婚之际去世,更使我肠肝欲断!

550 辛未集

只有请创作假,才可摆脱困境;不求副高职称,以免不得自由。

577 五十岁生日

真不容易啊,我活了整整五十年!人生如梦,却总不能自觉。

614 期望日记

峰儿准备辍学,我没有能力没有魄力可以支持帮助他办企业。

654 期望续记

只要能接受教训,肯吃苦,会坚持,他们一定能成就一点事业。

682 癸酉集

愿父母在天之灵,保佑我家摆脱一时的困境,以期有新的飞跃。

未 名 卷

我的梦想是池塘的梦想 生存不
仅映照天空 缚着树根我走向叶脉 凋
射于我并非悲伤 我表达了自己 我获得了生命
舒婷《馈赠》

看 山 集

1985.3.20—1985.6.30

●完成了《双锡》一万五千字，能写好同性恋心理，可望突破。

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日

收丰一吟、张黎舟、施祖毓、施晓宇、贾启森和黄大铤信。鼓岭相识的小施已调文联办公室，说郑敏老师经常怀念我。祖毓寄来了一些资料，谈明代的“淫风”。此种文字出版怕难矣。黄老先生退回《古城喋血记》，说《武夷山》改为报纸型，名存实亡，原打算刊用，只好奉还。丰一吟说已请赵朴初题写“海月楼”，张黎舟帮我联络小说集出版事尚无着落。

上午到影院看电影《一个酋长的胜利》，美国西部片子，甚美。居然有个男人裸露屁股走路的镜头，使人想到他刚从床上逃起。男人屁股可裸，却没想到对于女人，这也是腐蚀！

即兴到华大。访王乃钦不遇，又到地区会见刘贤成，他已打电话数次，说《泉州晚报》负责人，我名列在内，要我决断。这一次县委研究文化局局长人选，就因为我已内定到晚报，暂时搁下，而贤成的意见是“不要来”，家属难解决，房子极紧张，万事起头难，我犯不上舍近求远。我考虑的是同贤成的关

系。周焜民倒是极力要我来的。因此上我装聋作哑，贤成囑要把我的打算明白告诉奕川，让他好安排。在通联站还同庄东贤谈了些时，知道通联站二派各得其所，科长们大都去办泉州工人报，焜民诸人创办晚报也挺热情。我想，如果真想来，过三五年再说！

晚归，在街口碰到梁奕川，他说了常委会的经过，要我下决心留下，又说在目前也需要人手，需要支持。夜里进修学校来电，说庄钟庆要出国，回县有事，请我过去。他回乡四处奔走落实财产归还诸事，父亲被镇压事已平反，但数万家财未发还。他这回是应非律宾大侨庄鼎水之请，偕夫人去旅游讲学的，现正报批破格提拔为正教授。今晚没有见到他，同庄海州谈了一小时，方回山。

三月二十一日

今日收鹭江出版社编辑王聪文信，提几条意见要我稍作修改，书名改为《顺天烈女》。我期望能在《神州传奇》刊载后出书，当给老贾去信言及。收黄炳瑜信，《传奇大观》编辑部信，《迷毒传奇》已送审了，要我寄原稿。即复一信，无有原稿，刊用时先通知一声。

在文化局遇到陈清发，门边私语几句。问我去不去“晚报”，我照贤成意思说了，别无他话。我内心仍想去华大，那里才是我的归宿！

关于高等院校十五年以上工龄可以“农转非”的文件下达了，我也看到原红头文件。照此办理，全家均可转为城市户粮，只是土地失去了。在我这一代，来此巨大变革，对珍、对孩子们都有一定意义。但对于儿女，最要紧的乃是自己奋斗，不然的话，无地的游民将比农民更无根基。

晚上看电视节目。二十一世纪的交通，二十一世纪的电影，对于中国尤如神话。

三月二十二日

收厦门电视台陈栋梁信，说他们已决定将《悔婚》改为电视剧，由他执导，征求我的意见后，将来崇武筹备拍摄。复一信，表示赞成。又收火土兄一信，说在港推销《神州传奇》是困难的，但如果国内有人承印出版《海外猎奇》《奇趣报》之类的消遣性刊物，他可提供三分之二材料，也可以赚钱的。他还请我试写电视剧。

世哲来信,说《晚报》有名单,他追求多年,终于调成了。拟定的人选,地委指示各县都要放行。

今日给庄钟庆、尚辉兄、陈栋梁、郭开桂各一信。

三月二十三日

晴,上午用一小时半时间草毕《骤雨》,十分顺利,十分高兴,旋回家去。下午在“回陞斋”抄书,甚欢畅。

三月二十四日

给火土兄、贾启森写信,商谈《海外猎奇》诸事。我想促一促,早点发我的传奇小说。

给祖毓信并相片一张,我称他是史学界的陈景润,有些吹捧,但主要是从“怪人怪事”的角度来说的。有成就的人都怪。他是个天生的钻古书堆的学究,来日方长,不可小视。

晚看电视《一代风流》(欧阳山原著)一二集。

三月二十五日

因为可转户粮,回家把浸的种子晒了,改种大豆花生。妈和珍去种豆,我在稿纸上种字。把《骤雨》抄正,寄《人民文学》。

闲时整编如菊日记。

回馆,收福建文学编辑部信,《三色板》拟放在九月份刊用。夜看电视《一代风流》三四集。

三月二十六日

文化站复习开课。

下午报到,参加县政协二次常委会,扩大到各工作组正组长。改小说《路遇》寄厦门文艺。

晚看电视,无聊。来了传真紧急电话,全省的录相一律暂停整顿。

三月二十七日

参加政协会议。

未名卷

下午县长张碧聪演讲县里的十大工程和肖厝港的开发建设。颇紧迫，听了也顿受鼓舞。

三月二十八日

上午辜道德总结并安排工作计划，中午会餐，下午讨论，大家都发牢骚。柳影中说国民党跨台在金融和通货膨胀上，历史经验教训要记取。

晚看英国电视连续剧《福尔摩斯侦探案》之一《驼背人》。

三月二十九日

寄陈法今、王聪文和傅崧山信。我请陈支持我调往华大工作。

晚上骆式源等三人来，都是谈“农转非”事，事到临头，又有所顾虑了。

三月三十日

上午许德兴来谈，我一再表示求官非我愿，亦不愿介入派系和官场的争斗和是非。说话容易，怕也难以超脱得了！

下午归家。一回家就躲进书房。荣太从三明回乡，为母做风水。二十年不见了，都老了。

晚看电视福尔摩斯之二《兰宝石》。

三月三十一日

今天萍儿和妈去做客，走十里路吃一片芋，穿借来的衣服，兴致也勃勃。交代惠明的姊夫，做一座大衣柜和一座菜柜，人民币不值钱了，应该花个净光，不必储蓄。再说句笑话，也得做个城镇户口住家的准备了。

夜稍洗洗，早早睡了。

四月一日

在家抄书。

午偕珍回馆，接庄钟庆、施祖毓信。陈昌木表叔来访，谈及我父亲参加地下党事，何不要求落实？陆宗其已平反了，遗孀每月二十五元补贴。据说我父亲在厦门就参加地下党，回惠安后一直以惠济医院作为交通站，曾险些被捕，在下埭昌木表叔处避难两个月。后由陆澄桢搭救，大概也是经他介绍才

入国民党的吧！

夜访寿林表哥，他则有此说。

四月二日

给庄钟庆信，并写了致菲律宾同乡会（惠安公会）公函，拟再次邀请海外有识之士解囊，办《惠安作家丛书》一事，当请庄钟庆主编，并于便中面交庄鼎水诸实业家。甯中来谈，说向曾纪华争取《惠安作家丛书》的资金有些苗头了，并确知万国智已调省编《儿童故事报》去了。

今日为萍儿、梅儿感冒累了一日。上午同秀恋送萍儿去医院检查，排除乙脑方才放心。峰儿傍晚又发热，夜里秀恋去请医生来诊。虽是小事，都得感谢她有此热情。

家属“农转非”表格已填了，妈说她转不转。

夜同君儿眠。

四月三日

风和日丽，回家过节，晚“炸物”。

读林语堂有关评论，林语堂有些小说，据说“有色情”，恐怕属于性心理研究范围。

四月四日

编如菊日记。贴华君武的漫画。

晚看电视连续剧《洛神》。

四月五日

同邱锦涛到地区文化局参加会议，研究文化站人员考试诸事，吃过午饭去访刘贤成、周焜民等，同焜民长谈。下午会议只参加一半。

晚宿艺校，听艺校学员唱歌。少女们都很健美，这种健美同运动员是大不相同的。

四月六日

早上回县，去局研究考试诸事后归家。

在回阵斋编定了如菊日记，共九卷四十五集，达二百七十万字。这是一劳永逸的事，如有万元资金，九大本可以陆续付印。万元户不少，万元嫁妆也不少，可惜我太穷太老，只得凭人施舍才得出书。

昭妹来。晚加菜，头昏早眠。

四月七日

今日同珍，携梅儿、君儿、峰儿、萍儿给我爸爸及祖父母及叔父、姑母们扫墓。清明天气，春意盎然，空气中有异味，大概很有助春情之发动。人类总在春情里生存发展，以求真正解放，真正繁荣。

傍晚一个蛋三杯酒以助兴也。

四月八日

收贾启森信，说邱二娘以《侠女邱二娘》为题发在《神州传奇》第五期的头条，十几万字。收庄钟庆、陈瑞统信，收师专《刺桐红》文学社信及邀请，拟了一封感情丰富、字迹了草的信去“塞职”。

下午访张曙光，遇雨，在陈星江处坐一小时。曙光在职怨职，比我更甚，其实他当副校长还不及周年，现在怨职太早了些。

四月九日

上午接待碧州、老馆长、怀伟、家齐等，又收黄拔荆信，收国智兄约稿信，他在《故事报》行使职权只到年底。非调动，乃借用。

邱锦涛到地区领考卷回县。

四月十日

文化站人员考试，我是主考之一。老童生入孔庙，真是啼笑皆非。多次做工作，潘秀聪下午才赴考，已失去一科分数，他是当爷爷的人啦！

中午德奎妻子来，送牛尾鱼一条。他们夫妻盖了房，给十四五岁的儿子娶了媳妇，花五六千元以上，实比我这十九级干部富有得多。这牛尾鱼，我们就少吃（从没有自己买来吃过）。

夜用洗发精。

四月十一日

考试毕。中午会议。下午寄陈法今信及我的简历和著作目录。又给王聪文寄了《邱二娘》稿，稍改应急，建议书名改为《刺桐血》，原定《顺天烈女》封建味颇浓，如烈女传。

访对台办公室黄景明，谈到研究林语堂的打算，他极力支持，满口答应托台胞买林语堂的著作，并见示台湾出版的《金瓶梅》。略略一翻，所谓“足本”乃大假话，删削得一团糟，连半点儿味都无有。蒋经国和孔夫子一样正统。

在市上特意买一本杂志《一代风流》，正式发行的严肃的杂志，但封面上是一个侧身举手献花、后脚踢起的妙龄少女，上身吊一乳罩，腹下吊一三角布，极为风情。这是八十年代中期我国的杂志封面，已不再把女子人体美当作下流了。当然，这是真人摄影，比三点游泳衣略闭合（和“开放”相对而言）些，全裸体可就犯罪了。

四月十二日

今天到地区报到，参加地区文联筹备会议。庄晏成出席。我听了一会儿就退席，到贤成、焜民处去闲谈，并在贤成处午餐。

下午讨论，同王乃钦、柳映中长谈。晚细雨，看法国电影《黑郁金香》，西方的传奇武打片。

十时，从电话惊悉陈长通突发心脏病去世。心情沉重。盼了二十年转正，在转正的前夕身亡，令人感叹再三！

四月十三日

上午请地区文化局、群艺馆领导一起，租小车奔赴崇武。见到陈长通遗容，不禁泪下。恐是由于脑紧张又过度兴奋后溢血致死，终年四十九。当场给了三百元补助，并争取各方面多给些钱。同镇委商定，由长通长子补入公社文化站工作。尚有二子没有出路，妻三十八九岁，恐终难守。

下午回县，复回家。

四月十四日

上午梅儿回家。午饭（照例敲诈妈妈的鸡蛋鸭蛋）后，同峰儿回山。遇小